

时空走廊

卓国志

日影从东到西,如飞箭一般。随着年岁渐长,变得越来越喜欢回忆,最近爱读伟人历史。某日抚案夜读《毛泽东年谱》,一段话引起我格外注意。1933年3月5日,毛泽东、项英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的朱德、周恩来,电文中说:国民党军“有进攻汀州(即长汀)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”之企图,汀州为我东南根据地,不能轻易放弃”。

中央苏区是90年前中国共产党始创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,屡遭国民党军“围剿”,“苦难”与“血色”是那段岁月的底色。虽说任何红色区域的存在都不容易,都不能“轻易放弃”,但一个长汀,何以被毛泽东等特别看重,称为“根据地”呢?

夜有所思,日有所寻。有地利之便,次日天明,适得放假,我兴之所至,索性沿着当年伟人足迹,在长汀古城走了一圈。绕汀城三水之一的金沙河畔,有一座客家府第名唤“辛耕别墅”。阳光在庭院中老树的枝叶间跳跃,树下一口长满青苔的老井,井水依然丰沛。院内两天井,亮光泄下溢向厅堂,就像客家人口中常说的图景:要想富,天上留块布。环顾四周,柱础硕大,梁柱上好,木刻精巧,一看便知匠人手艺高超,也猜得出屋子的主人非富即贵。这辛耕别墅是民国时期汀州商会长卢泽林的老宅。

1929年3月中旬,这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,那段时间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进入了长汀。红四军是中共军史上最早的红军,就是闻名国内外的“朱毛红军”。90年前的3月,历史的机缘将这伟大的共产党军人与千年古城汀牵在了一起,产生了“核聚变”一般的神奇能量。

1929年3月11日,主因“经济无出路”而撤下井冈山朱毛红军一路且战且退,从江西瑞金壬田出发,闽西长汀,13日、14日分别在长汀渔溪、长岭寨打赢国民党守军郭凤鸣旅,击毙旅长郭凤鸣,挺进长汀城。辛耕别墅的主人因与军阀有嫌,出逃了。这座大财主的宅子便成了红四军的司令部、政治部,毛泽东和朱德住在两边厢房。也是那时,朱德在这里与康克清成了婚。

毛泽东马不停蹄地工作。他在辛耕别墅里要来了几种汀州志书,买了各地报纸,连夜阅读。他叫来段奋夫、黄亚光等当地党组织的领导者,让他们请来老佃农、老裁缝师傅、老教书先生、老钱粮师爷、老衙役和老流氓头子等“六种人”,开了调查会。这六种人对汀州社会方方面面最熟悉。了解清楚哪些是土豪劣绅、哪些是民间富商,毛泽东起草了几种文件,让乡民知晓红军的政策,然后定了一条:向资本有一千块钱以上的商人借款。很快便借到了3万元,加上没收反动豪绅的2万余元,总共筹到了5万余元。这对红四军来说,可是一大笔钱,一下子解决了在井冈山时的“经济无出路”问题。

“资本一千元以上”,我的脑海里萦回着这句话。为什么是一千元?我仿佛看到毛泽东连日的调查、思索,他很清楚,竭泽而渔、诛求无已的事情决不能干,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,将来长汀要起大作用。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说:“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,望省委熟计。”

在辛耕别墅,毛泽东天天可以看到到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南昌等地报纸,知道了在井冈山难以得到的消息,帮助他得出“蒋桂决裂,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”的正确局势判断,作出了关于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决定。3月20日,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辛耕别墅召开,通过了这个决定。当晚毛泽东起草了《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》,开头称呼用了“飞转”的字眼,信中说:

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……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、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、第四两团之行动,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,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,从游击战术,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,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。

毛泽东重复说道:“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,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,无论如何,不能放弃,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。”

毛泽东雄才大略,胸中自有百万兵。他一生不摸枪,却摸书、摸民情、摸实际,摸住不放,知行合一。我想那一夜,他在奋笔疾书时,一定心潮澎湃而又异常冷静,确信这个决定描绘的蓝图一定会实现,从此开辟新天地,从那时那地起走向

胜利的彼岸。后来的实践结果证明了这一决策的伟大。

长汀幸甚,成为诞生这一伟大决定的地方。朱德说得更加直接:“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。”

二

走走停停,抚今追昔,不觉间来到了汀州试院,它背靠城中卧龙山,面朝唐代广德门,坐抱护城河,远眺南屏山。红墙黛瓦、古木参天。拱形门楣上塑着八个繁体大字:福建省苏维埃政府。

宋代建成的汀州试院,是汀州八县学子应试秀才的地方。1932年3月18日,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。如今院内增设长汀县博物馆,东西两侧厢房内的展览陈列,向游人讲述着汀州客家的传奇历史和古韵人文,“红色小上海”馆内则展示着风云激荡的长汀苏区革命史,展柜里当年红军的第一套统一的自制军装引人注目。

就在1929年3月红四军占领长汀城后,从军阙郭凤鸣设在闹市区东门街周氏宗祠的被服厂里,发现了十多台日本造的新式缝纫机。这在红四军队伍里人人都是头一次见到,真是如获至宝。

1937年美国作家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朱德总司令,写下了名著《伟大的道路》。书中对朱毛红军这支“穷人队伍”首次入闽和长汀红军被服厂的事,有大段大段的描述。

史沫特莱并未来过长汀,她只是忠实地记录朱德的回忆:

紧接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,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。

许多有关长汀的情景铭刻在朱德的记忆里,他特别提到其中三件事。第一是郭凤鸣的尸休,农民们要亲自看过才确信他们的敌人是真死了。

他还提到供应郭凤鸣武器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。

但是,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(日本货)的工厂。同兵工厂一样,这家具厂也属于郭凤鸣,交给他的部队做服装。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;现在则组织了工会,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,每班八小时,给红军做军服。

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,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。朱将军说,“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,因为在那以前,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。”

“可是我们现在拥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,他带着惋惜的笑容想起这段往事。”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,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项带有红星的军帽。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,但对于我们来说,可真是其好无比了。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,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。过了很久,我们必须从长汀撤退,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作人员愿意跟我们一起去。他们随身带着机器,我们走到哪里,他就在哪里工作。1934-1935年长征期间,缝纫机也跟随我们,那时裁缝常在露天地里干起活来。他们现在还在我们这里,还有那些缝纫机。”

长汀被服厂所在的周氏宗祠门面不大,砖石依旧,墙头的苔藓应是当年风雨下繁衍至今的。它像惊蛰时的第一声雷,又像晨曦中的号角,吹起中央苏区国营企业建设的一池春水。一批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,如雨后春笋,破土拔节。在长汀就有红军被服厂、印刷厂、中华织布厂、红军斗笠厂、福建兵工厂、造纸厂、弹棉厂等15家,占据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“半壁江山”。

三

一晃半晌已过,及至中午,转到了店头街,在这里吃碗泡猪腰和排米粉,休憩片刻。

县前街上的毛氏老宅是中央苏区第一家红军印刷厂和出版发行机构“闽西列宁书局”的旧址。1929年5月,长汀红军印刷厂在毛泽东印刷所的基础上成立,有石印部、铅印部,主要承印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、识字课本和《浪花》《青年实话》等苏区报刊。用石印机印刷的马克思、列宁等革命导师画像,白底红墨,在当时算上乘质量。1932年3月,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,大会主席台中央就悬挂着出自长汀印刷厂的马克思、列宁画像。

在城南大街横向相接的西门街,我看到如今已是电大工作站的楼房前挂着“红军斗笠厂旧址”的牌子。斗笠今天在城市已经少有人用,游客往往买去当家里的



▲红四军司令部、政治部旧址辛耕别墅。1929年3月14日,毛泽东、朱德率红军入闽后,住在这里,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新华社资料片

装饰品,但当年可是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。长汀红军斗笠厂成立于1931年冬。

在长汀流传一个毛泽东“改斗笠”的故事。1932年冬,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时,来到斗笠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琢磨起了斗笠样式。原来厂里生产的是“尖顶宽边”粤军斗笠样式,边沿是用一条宽竹板夹起的,他认为行军时斗笠的宽夹边上下晃动,很容易划破衣服,改成平的缠边就不会。他又说,把尖顶也改了,行军不会伤到后边的人,休息时还能当个枕头。工人师傅们觉得毛主席想得细,说得在理,就连夜琢磨着改进。

当毛泽东拿到新设计的“圆顶缠边”斗笠后,好一阵端详,一会儿放在床上试坐,一会儿拿在手上扇扇风,很高兴地说:改得好,平平顶沿一平平等嘛。新式红军斗笠好处多,携带轻便、可当坐垫、休息作枕头、天热当扇子。”

至今长汀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山歌,唱的就是这个故事:“粤军斗笠簸箩沿,夹边逢雨水珠连,行军背上磨破皮,毛委员建议改缠边,新做斗笠滴溜溜,行军休息当枕垫,唔积水来唔磨衣,毛委员和战士心相连。”

在长汀,这个故事家喻户晓。他们乐于传颂,觉得毛主席雄才伟略还细心周到,归根到底就是和战士、群众心连心。

1933年秋,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招收了100多名工人,产量由此迅速增加,仅1934年长征前的九个月,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。这20万顶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,伴着战士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。这些竹编斗笠不可能走完漫漫长征路,但军爱民、民拥军的军民情谊一路在、水流传。

在福建省苏旧址展馆里,我看到了一些当年设在长汀的苏区工厂老照片。照片不知拍摄于何年,黑白的,泛着黄,大都模糊不清了。我把眼镜摘下,凑近去看,鼻子几乎要贴到照片上。

老照片把故事娓娓道来。1929年开在城南大街颜氏坦园祠的汀州弹棉厂,日产400余斤棉花,交给红军被服厂生产被服和红军医院制作药棉。老祠堂内光线也不甚透亮,在黑白照片中,我仿佛看到当年汀州弹棉厂外吹起旧棉的工人,肩挑着、板车拉着团团旧棉,棉堆下只见两只黝黑的脚飞快小跑。弹棉飞起的满屋细絮让我看不清有多少工人,只听满耳嗡嗡的单弦合奏声此起彼伏。中华樟脑厂的工人们趁着大清早的凉快,从茂密的樟树上挑下一捆捆樟树枝叶,拉进城里熬制樟脑油,那是一种淡黄色的油,可以用来点灯照明和红军医院药用。那年头煤油少得可怜,樟脑油是苏区军民解决照明困难的土办法。在中华织布厂里,300余名工人摇动100余台纺纱机、织布机,生产出各种布匹和药布、纱布。灌田炼铁厂的200多名工人,每天炼铁3000余斤,打成兵工厂要的武器部件胚子,打成刀、锄、犁等农具。我还看到了设在长汀四都的福建兵工厂、濯田水口村的造炮厂的老照片。

在一片嗡嗡嘤嘤、吱吱嘎嘎、嗡嗡嗡嗡的交响中,我仿佛觉得自己也随着当年军民的身影忙碌着,融在“干革命走前头,搞生产争上游”的人潮中。展柜里,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的一则题为《猛烈开拓国家企业》的文章中说: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,最近在汀州筹设的中华织布厂,大体都已布置好了,共有布机三十余架,不日即可开工。又该部设立的中华樟脑厂,也早已开始工作,产量极为丰富。船业和纸

业则正在积极进行,在纸业方面投资达二十万元,已建设了中华纸业公司,大规模进行纸的生产。类似的记述,《红色中华》里还有不少。

当年苏区工业少有大机器,设备落后,许多生产还依赖手工业为主。汀州府治所在的长汀,千年沉淀下来的能工巧匠众多,底子较实,成了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一大优势。

四

继续行走在商铺林立的店头街,水东街,老街上八九十年前商贸繁荣的印记依然深深。

走进店头街百来米向左几步远,就见到了林氏家庙。庄严高大的门楼玉树临风,厚实挺拔的山墙忠诚英明,轻盈俊逸的飞檐翘角仿佛要跃翔蓝天。

这里曾在1933年初成为中华贸易公司,是苏区首屈一指的商业公司,资金最为雄厚,购销额也大。收购苏区出产的烟叶、茶叶、香菇、木材、药材、樟脑等土特产,想着法子从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中运到白区销售,又从白区买回大量的西药、布匹、食盐、印刷材料、煤油、手电筒等苏区紧缺物资,然后再销往苏区各县,供给军需民用。

挨着林氏家庙旁,有一座看起来年代沧桑的阙氏宗祠,1932年冬天,这里开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纸业公司。

造纸是长汀的传统行业,古代汀州府所产的毛边纸、玉扣纸就很有名,远销东南亚。民间纸槽、纸工、纸农遍布全县,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是一名造纸工人。当年长汀有纸厂300多个,远高于苏区其他县,因为盛产土纸,纸行集聚,带来外贸的兴盛,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在长汀办起了纸业公司。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,其余的运到潮汕、广州一带出售,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物资,年销土纸8570担。上海《申报》曾于1935年2月8日在《长汀造纸概况》一文中报道:“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,委一兴国人为经理,资金20万元,曾将其出口一部……运至潮汕出售,获利甚丰,此造纸公司设长汀。”

水东街,是城东汀江岸边的一条四五百米长的老街,街面要比店头街宽一倍多,两旁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,长长的骑楼廊道,牵拉着溜溜儿当年,手拉着手与游人一道追忆长汀苏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。在长汀县博物馆里,有一座同比例复制的“小小商店”门面,原址就在水东街,1932年春由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开办,从上海、福州、潮汕等地进货,是中央苏区日用百货的骨干商店。柜台上、货架上、店后店外,吃的用的,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地摆放着。细看光卷烟就有二十余种,我甚至找到了当年上海才有出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“新华”牌香烟和化成烟公司的“美丽”牌香烟海报,真印证了当年的说法:上海能买得到的货,在长汀苏区都能买到。

从1932年开始,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、中华纸业公司、中华贸易公司、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,以及“红色旅馆”“红色饭店”“红色商店”(小小商店)、“红色米市场”等公营商业,门类众多,聚沙成塔。我注意到,成立于1934年初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,除了与中华贸易公司一样采取经营苏区紧缺物资外,还卖海味。“海味”,在今天还不怎么吃海味的长汀山区,当年这可算是“有点潮”了。那红色旅馆的“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”,现在

县城的宾馆也不过如此。

五

在水东街我遇到一个当地的老人,他对我说,水东街老字号遍布,以客家人居家生活“三大缸”——酒缸、酱缸、染缸而闻名。当年这条街上,京果店、纸行、药店、布店、米谷油盐店、酒楼饭馆、酿酒作坊、染坊、日杂、剃头店、裁缝店、银号、典当……应有尽有,而染坊还在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进长汀那日子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那时红军被服厂虽然有了缝纫机有了裁缝,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备足可做4000多套统一的军装,绑腿的灰色布料,成了一件考验人的事儿。从长汀城里的布店就地采购来大量的原色布匹不难,可是由满天星一样分散的染坊怎样才能统一漂染成灰色呢?染坊主们想到了统一工艺、各自生产的办法。以水东街如意官旁李家、小桥头头蓝家染坊牵头,统一染料配方,统一浸染水温,统一漂洗次数,统一晾晒时长,全城大小染坊齐动手。如此这般,才按时把近三千匹染好的灰色布交给被服厂。

水东街张氏宗祠——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前,有个大观庙市场,那里曾是中央苏区政府在长汀城里开设的大市场,与司背街市场一起,这两个大市场史称“红色米市场”,专为无店铺的个体小商人、农户交易农产品而开设,每天有邻县和乡村的1000多人,肩挑手提各种农产品前来交易,单单大米、豆、麦每天就达到7万多斤。

站在大观庙市场前,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军民就在身旁穿梭忙碌。我不禁想,当年在战争环境中,苏区四周又都是国统区,经济上遭受封锁,私营商业是很难发展甚至许多要关门倒闭的,共产党、红军对待私营商人、手工业者是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,能够促进长汀城里的私营商业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呢?

长汀县博物馆展出的一份《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》,似乎向我透露了秘密,想着法子从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中运到白区销售,又从白区买回大量的西药、布匹、食盐、印刷材料、煤油、手电筒等苏区紧缺物资,然后再销往苏区各县,供给军需民用。

挨着林氏家庙旁,有一座看起来年代沧桑的阙氏宗祠,1932年冬天,这里开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纸业公司。造纸是长汀的传统行业,古代汀州府所产的毛边纸、玉扣纸就很有名,远销东南亚。民间纸槽、纸工、纸农遍布全县,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是一名造纸工人。当年长汀有纸厂300多个,远高于苏区其他县,因为盛产土纸,纸行集聚,带来外贸的兴盛,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在长汀办起了纸业公司。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,其余的运到潮汕、广州一带出售,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物资,年销土纸8570担。上海《申报》曾于1935年2月8日在《长汀造纸概况》一文中报道:“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,委一兴国人为经理,资金20万元,曾将其出口一部……运至潮汕出售,获利甚丰,此造纸公司设长汀。”

水东街,是城东汀江岸边的一条四五百米长的老街,街面要比店头街宽一倍多,两旁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,长长的骑楼廊道,牵拉着溜溜儿当年,手拉着手与游人一道追忆长汀苏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。在长汀县博物馆里,有一座同比例复制的“小小商店”门面,原址就在水东街,1932年春由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开办,从上海、福州、潮汕等地进货,是中央苏区日用百货的骨干商店。柜台上、货架上、店后店外,吃的用的,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地摆放着。细看光卷烟就有二十余种,我甚至找到了当年上海才有出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“新华”牌香烟和化成烟公司的“美丽”牌香烟海报,真印证了当年的说法:上海能买得到的货,在长汀苏区都能买到。

从1932年开始,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、中华纸业公司、中华贸易公司、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,以及“红色旅馆”“红色饭店”“红色商店”(小小商店)、“红色米市场”等公营商业,门类众多,聚沙成塔。我注意到,成立于1934年初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,除了与中华贸易公司一样采取经营苏区紧缺物资外,还卖海味。“海味”,在今天还不怎么吃海味的长汀山区,当年这可算是“有点潮”了。那红色旅馆的“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”,现在

六

离店头街口不远处,汀州府文庙的对面,沿街一座一层楼的民国时期建筑,穹形门、砖木屋,白墙黑瓦,看上去绝非深宅大院,甚至显得矮小简陋,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闽西工农银行。

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三家金融机构之一,原于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成立,不到一年后的1931年9月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长汀城。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“苏币”,代理财政收款、存款,实行低利借款,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,办理进出口贸易、征购军粮,等等。

和现在的银行比,这些业务都太基本了,可在当时却是“铁匠没样,边打边像”,一切都靠摸索。时任会计科长曹菊如回忆说:“当时干部没有办银行的经验,也没有办银行的规章制度可循,只是依靠在银行工作的几个人,根据实际情况,边干边研究,搞了一点简单的办法。”“记账是采用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,后又参照商店的记账方法,略加改进,结果还是偶合于复式簿记原理。”后又从土豪家里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,有的地方看不懂,我就把毛泽民同志看见了,问我是否用这种账簿,我说还没看懂,他说等托人买一本。后来毛泽民同志托交通从广东买了一本《银行簿记实践》,经过研究,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、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。次年筹备国家银行时,就是用的那套制度,所以从制度和技术上来说,闽西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是做了准备工作

七

1931年12月,周恩来从上海秘密交通线来到长汀。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:“汀洲(州)的繁盛,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(中央区虽有九个城市,但无有如汀洲的,其他苏区尚无固中心城市)。”1951年,谢觉哉任团长的中央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也在报告《(南方老根据地印象记)》中这样描述长汀:“它是中央苏区的腹地,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心。当年因为红军干部常来此开会,来往客商也川流不息,所以长汀贸易很是繁荣,在苏区有‘红色的上海’之称。”

经济上有立足之地,是独立自主干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。在长汀,中国革命获得了这种经济支撑。

兜兜转转,一日已逝,收获颇多。沿着历史的足迹,走着今人的步伐,心念念,展抚前尘,光辉岁月,筚路蓝缕,回想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谢觉哉等革命前辈的话,对毛泽东等为何如此看重长汀,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。

集活动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、上海网络作家协会、新华每日电讯、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共同开展。征集活动旨在唱响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,为热爱文学的广大青少年搭建一个抒发梦想、实现梦想的平台。启动活动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。据主办方介绍,征集活动自即日起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、中学生及在职(职)院校

学生进行报名,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参与者可通过活动指定邮箱 wlvxyz@163.com 提交作品,投稿件数不限。征文体裁要求为小说,字数5000字以内,内容必须未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,并严禁抄袭或请人代写。主办方将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作品进行多轮评审,计划于11月最终揭晓优秀作品。“寻找未来文艺之星”小说征集活

动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。其中,2018年度征集活动共收到作品2980件,累计约1500万字。目前,活动已初步形成品牌效应,来稿质量逐届提高,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,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。据介绍,今年的征集活动又有创新:一是调整征集作品的体裁界限,不再区分传统小说和网络小说,引导参与者更加重视小说创作基本功训练;二是

评审环节更趋严谨,专家评审委员会由多位知名作家、评论家、学者、资深媒体人组成,包括陈村、陈思和、赵丽宏、王为松、王丽萍、血红等;三是作品展示更为全面,获奖作品将在新华社全媒体矩阵及线下相关文化平台上展示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“草地”周刊将开辟专区刊登部分优秀作品。(本报记者许晓青)

征文

寻找“未来文艺之星”

2019寻找“未来文艺之星”小说征集活动29日在上海启动。今年的征集活动在体裁界限、作品展示等方面有多项

创新。作品征集时间跨度自即日起至9月30日止。

2019“寻找未来文艺之星”小说征